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六

三人出廬圓，白狡猊曳尾從之。苗兵當先，轉過一山拗，峭壁之上，高聳一數丈之力木，對岸亦然。惟此乃高而彼方低，橫牽以巨繩，其勢如瀉下，繩之中，套以竹笠，如冢笠刑。夜合花笑而指之曰：「纏所謂空中之繩橋也，君意知何飛渡。」生謝以不知，彼則用狡狡，為試驗品。別用皮繩，縛之於笠中，套於巨繩之，繩用篙竹，撐之使開，則順勢而瀉於彼岸。彼岸有苗兵接應，解其縛，居然飛渡矣。至於彼方之渡此方，其理亦然。另豎二力木，制法如前，惟彼高方面此底，此方又有人接應，蓋峭壁危崖，飛鳥猿猴之所不能渡者，則以巨繩豕笠渡者，此亦馬伏波之舊法也。蓑庵被縛於笠中，瀉至巨繩之中間，略一展目，幾失聲而啼，魂魄為之震掉，遺前後距峭壁，至遼闊且俯瞰山坑。下臨無地，苟此繩及繩中而斷者，吾身當化為齏粉，亟閉目。拚付一死，百感交集，為狀至險怪。須臾至矣。以次分渡，一一解其縛。蓑庵笑曰：「六合之大，無奇不有。前之羊皮船，已屬人間世所絕無而僅有，今復橫繩而渡，人笠而飛，愚兄此身，今即俘虜第三次矣。」按以此為笑謔，指廣州及滇城，為人所擒，並此而三也。一登彼岸，山有筍輿數輛，苗兵一隊，皆衣甲鮮明。身佩刀槍弓矢，用以迎迓來賓者，一路上高為。山刑如旋縲紋，越上越高，越高越險，及躋其絕頂矣，夜合花與生並輿，笑指對面之插天峻嶺，問之曰：「兄觀此嶺，端的是何物事？」生及叟同聲應曰：「此似玉啄之牡丹花，噫，渾山皆白石，煞是奇觀，胡為累累如花瓣者。」夜合花鼓掌曰：「此即兄萬里來尋之玉英嶺，亦即汝弟所云之瓊花山也。雲南之山多美石，石如玉，又如晶，大理石之像生奇形，已為石類之珍品。而此玉英嶺之石質，其白如羊脂，玲瓏通透，全山皆石，無些於泥沙雜質。又積疊如蓮花瓣，相傳西方佛母，曾遊山至此，乘坐幻處為玉蓮，下降於萬山之嶺，緣是而得名。由此山過彼山，約二三十里，一到山門，巍峨如城郭，無量數之苗兵，列隊歡迎。有騎駱駝者，有騎象者，有騎鹿者，紅旗招展，迎面有鑿輿一輛，中坐老叟一人，臉部多皺紋，慈悲如古佛。以狀現之，當為百年之老翁，然其車騎服色，厥為苗酋之體制。降輿以迎來賓，巨炮聲隆隆，銅鼓聲鏘鏘，叟鞠躬含笑，正立於山門之當中。夜合花搶步上前，敬為來賓，一一介紹於老叟。叟自然姓須彌，自太古唐虞時代，食彩建國，以迄今茲，凡二千餘矣。是為有苗之族種，僻處山中，婚姻禮教，不通於上國。然上國之禮教，有時遠於古以忘其宗者，或亦遺存於敝族，此殆古聖有言，體失而求諸野也。山野之人，閉塞成性，何幸貴賓蒞止，使深山窮谷，苔蘚為之一新。化外朽拙，所榮多矣。蓑庵知其為義弟之父，肅然起敬，稱之曰伯父，惟不見意中所欲見之人。甚為納悶，叟之氣象如王者，乃顧侍從諸臣，備馬易輿。魚貫入夾道中，此夾道為天然白石生成，真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概，既盡矣，敞然曠然，別有天地，繡陌青疇，恍似桃源第二。著者曰：「嗟夫，此山之古國也。遐稽經傳所載，百越南蠻之地，文身斷髮之鄉。望古遙集，其在斯乎。」高邱築圓形之雉堞，周遭如城郭，入其中，巍然見苗王之殿，規模宏而壯樸茂，不類近世之建築品，有倉廩，有府庫，有宗廟宮室。山中出產，多巨竹大木，牛羊鹿豕，鬆檜柏栗之樹，大可十圍。皮殼如龍鱗，牽皆千年以上之物，叟肅容入便殿，握手溫語，慰勞風塵。生乘間請見公子，叟捻髭微笑，顧左右而言他。苗王與生痛論朱明之國變，頗歸咎於漢人，其言曰：「吾部自太古時代，遠處南荒，本與中朝上國，不通聞見，故遐稽歷史。中朝興敝族，關繫之地點甚多，尚書堯舜之世，首稱三苗，一則曰苗氏弗用命，再則曰七旬有苗格，其曰不用命者，須知苗漢異族。堯之初年。四凶柄政，虐及遠人。三苗所以興革命之師，力謀自衛，非得已也。其曰有苗格者，可知乾羽禮樂之化，化及窮荒，白是無苗無漢，同享受文明之幸福。自時厥後，降及春秋，敝族當在三楚吳越之西南，朝聘會盟，漸通上國，故禮失而求諸野。往往中原文獻，散失淪亡者。而百濮百越之區，轉以僻陋在夷，得保存典章彝器，苗族雖狂獍渾噩，猶是無懷葛天之遺民。夫亦何可厚音。朱明以來，南服疆臣，擅開邊釁，視苗瑤如山中獸類，獵之羅之。必盡殲之乃止。此惟種族之見太深，庸知天下之禍憂變虞，恒出於消弭防閒之外。朱明臣子，知苗人之異己，而且且思所以鋤之。不知韃靼蒙古之尤為異己，而貿貿然招之使來。迎之使至，戴之使為吾之天，吾之父，言念及此，不能不太息。痛恨於孟虎之悵，嗟夫，朱明滅矣，滿虜來矣，吾儕苗人，遠聽風聲，譬如鄰居之人，認賊作父。賊已入室，百事紛更，吾但杜門者而竊聽之，慘痛呼號，於吾何與。雖然，吾祖吾父，固嘗奉中朝之正福，捧畢同為太古皇帝之子孫，儒生考古引經，望有三苗人士，即為四凶之後裔者，此與哥前此革命之說。至相矛盾，然亦可見漢宗苗祖，同是家也，同一家一而虐待之，譬九世而招致之。朱明臣子，顛倒錯謬，善哉烈祖之帝遺言曰：『朕非亡國之君，論臣乃亡國之臣。』斯言至為沉痛，亦至為確當。先生以為何如？」蓑庵聽此一席雄談，肅然起敬，私念草茅掘起，忠義激昂之士，何地無才。有是子方有是翁，吾之義弟，可謂有賢父兄矣。因相與抵掌論天下事，稍稍及三藩。苗王方持萬年藤杖，以杖擊幾。慷慨作色曰：「物自腐而蟲生之。中朝不生媚賊之人，胡虜安有稱帝之日，傷心哉此獠其可殺。」言次，掛杖畫地，如與生猜啞謎然。生乃循其杖之所至，龍蛇作飛舞鬥，據然吳三桂三字，彼此會意。悻悻激烈之氣，形於眉睫，簾兒一颺，夜合花佩劍戎裝，含笑而入，鞠躬請命於王曰：「義父，吾之義兄遠來，宜有以安居之？」苗王呵呵笑曰：「誠然誠然，虧汝想得周到，老父方抗論天下學，未暇及此也。然則居何地為宜。」夜合花笑睨蓑庵，怡然曰：「義兄耽岑寂，惡喧囂，讀書人眼光殊辟，非可以斗室囿之者。嵐光別院，遠吞瀑影，平挹山光，鳩鵲朝啼，鷓鴣暮叫，列岫多千年之檜，當窗惟九駿之蘭，朝斯夕斯，式歌自嘯，其庶幾乎。」苗王點頭者再，復曰：「山居無善地，眼前所見，皆木石鹿豕。先生雅量，幸勿以為嫌，吐嵐光別院中，另有紫霞閣一座，拔地百尺，均以雲母石壘成之。對山為赤鳳嶺，峰形如丹鳳翔空，石皆亦，如硃砂，每當朝雲初飛，晚霞四映，漫天作氤氳五彩色，返照於百尺巍樓，雲母石寶光如鏡，盡攝霞影於鏡中，乍如金碧樓台，胭脂欄檻，故名之曰紫霞閣。往歲有滇南名士，為我題一扁額其文曰：赤城建標。義女等搜羅百卉，如紫藤，紫荊，紫羅蘭，紫牡丹各種，分種於文石階墀之下，取其姹紫色，一入之使人目迷。先生讀書其中，或亦得少佳趣。」蓑庵復將叟之為人，及其同行之事跡，詳述一切，王且聽且動容。以手拊其背曰：「叟中原神聖之胄，流落天南，乃能倦念鄉邦，憤犬羊之入寇痛禽獸之逼人，至於毀籍埋名，空山窮餓，苟不遇蓑庵先生，其將以鬱鬱終矣，世無蟠根錯節之士，國事痼蝕，憑誰挽救。」叟曰：「大家同是憤世衰翁，然而老驥伏櫪中，聞秋風輒驤首，蕭蕭然振鬣而哀鳴。莫謂高年人，日暮卸肩，謝彼紅塵，放棄一切也。」掀髯握手，快慰若平安，顧夜合花曰：「義女，此叟與我年相若，志相得，我常與之樂數晨夕，老人結老伴，宜同把臂入林，我每當退食餘閒，輒居秋獵軒，捋臂騎鷹，馳向豐草平原，打牲為樂。我居此，叟乎宜居此，白頭相對，不減青年試馬時也。」於是夜合花帶領蓑庵，居於嵐光院之紫霞閣，而苗女打除便殿，以招待同來之老叟，耆年賓主相得甚歡，秋夜月明，山花掩映，宮中置酒，為二客洗塵。生於席間復請曰：「人生遇合，總是前緣。姪萬里來奔，無非欲尋令公子，一以踐生平之宿約。一以商救國之遠謀，乃白駒既賦繫維，而雛鳳尚遠趨侍，所思不見，室邇人遐，今夕良晨，就請令公子惠然出見，庶幾山中話舊，慰我之饑懷也。」苗王沉吟帶笑曰：「此亦有故，緣為我家內部事，刻下未能出見，乞少俟之。豚犬傾慕之情，尤不亞於君等，容日當向君負荊之。」再問之，則益表其快愉和平之色曰：「豚犬於早晚間，必竭成倒屣，彼距君，不過咫尺地，君之來，彼亦知之。日私衷雀躍，不可名狀。老拙代彼致意，幸君格外原有之。」蓑庵然曰：「伯父不告我，我益懷疑，然則吾義弟其抱恙乎？」夜合花代答曰：「殊非，汝之義弟，精神意氣，不減疇昔，吾兄切勿多疑。」苗王正色曰：「義女欲釋世兄之疑，此亦非難事。汝來前，吾語汝。」夜合花翩然舉步，侍立於王側。王附耳告之，彼色喜。點其領，迴翔而入，須臾，端一文錦之小篋，盈盈笑口，裊裊纖腰敬陳王於玉案之前，啟請於蓑庵曰：「是中有寶貝，兄宜珍重閱之。」蓑庵不省所謂，如墮五里霧中，木然未敢，夜合花丰神妖媚，調之曰：「義兄須知之，此錦篋中，當非有蛇蠍者。即有蛇蠍，汝之義妹。亦膽小人如鼯，安敢攜之以見兄。兄念此，可釋然矣。」蓑庵大笑曰：「義妹膽小，天下安復有膽大之人。義妹從前，不嚙嚙以七首彈丸，走遍天涯，尋潭影師尊。為比劍角技之舉乎，若是義妹之膽，膽大於身矣。」夜合花匿笑，不置答。揭其文錦之盒而開之。噫，此何物，此何物，此何物。即玉貌珠唇之美少年小影也。雙手獻於蓑庵，嬌焉笑曰：「此即汝義弟之翩翩玉影，慰情勝無，其亦足為數月思之代價乎。」生捧相片，驚喜欲狂，於銀燭光

中，仔細端詳之，濯濯英姿弗減當年眉宇。低徊玩弄，久久不忍釋手。夜合花竊笑其旁，偷睨苗王，王與叟對酌，意氣甚蒙，時而面部皺紋，頓現非常愉快。夜合花左右顧視，匿笑不可止，私謂生曰：「兄欲之，妹當請於攝影之人，裝璜而奉獻。俾兄與影中人，樂數晨夕，兄意如何？」生未及答，彼已輕輕攫去，仍置之錦盒中，一步一回頭，秋波兒關著鄭生，展顏一笑，眉宇都春。生惘然，忽忽如有所失，酒酣以往。山月上到天心，颯颯秋風，使人心懷俱暢，苗王忽生感慨，喟然太息曰：「老夫少時，亦嘗變姓名，遨遊上國，由滇黔口四川湖南，折湖北，入豫晉秦隴，輾轉關外，鞭鐙所至，神氣飛揚。自念坐守窮山，與木石鹿豕何異，秩蟲伏草，感念身世，娟娟以悲。輒思掉臂入京華，叩關入陳，獻改土歸流之策。而即以土可為西南之藩屬封建無量數小國，某山某族，星羅棋佈，拱護沿邊諸省，與督撫聲氣相聯絡。抑使朝廷無南顧之憂，某雖不才，願奉聖旨南歸，遊說各苗瑤各目。宣佈朝廷德意，為五嶺外蘇秦第二。不圖天意難知，韃靼方張，邊郵不靖，文武將相，方將各逞其私意，妒功忌能。今日殺毛文龍，明日殺袁崇煥，中朝皇帝，乃如劇場之傀儡，端穆黃拱，百政不舉，以待天下之危亡。餘亦自此歸山，宋幾幸襲餘蔭，食彩窮荒。對於鄰封，盡騷自守，從未敢以一矢相加遺（仄聲）。乃我不圖人，人將圖我，譬猶獸也。獸已走於壙，豕於穴，獵人雖野心，亦何忍搜及太古未開之絕域。今若此，豈非天乎？」言至此，淋漓慷慨，以指擊桌曰：「逆豎欺人太甚，老拙苟一日尚居人世者，必使之芒刺在背，不得偷一日之安。彼雖竊號自娛，享盡富貴侯王之福，自老拙觀之，直塚中枯骨耳。君等以為何如？」生亦咨嗟動色曰：「此伯父之老成卓見，亦即義弟之激烈壯懷。晚輩所以不辭勞瘁，萬里相投者，胥為此博浪椎秦之一舉也。」苗王獎曰：「偉哉，亂世英雄，老夫耄矣。惟君等是賴也，玉鏡磨光，冰盤耀彩，饑鷹盤野，挺鹿投林，太古荒山中，忽有老少英雄，置酒高會，談國事而流涕，念中原而下淚。伏波顧盼，王郎悲歌，方將以紫電青霜，飲虎偃之頭血也。而為虎作倖者，乃晏然高臥於紅牆綠瓦之下。美人醇酒，聊以自誤，寧非千古之皂愚極謬者哉？」苗王顧左右，命更衣，佩劍戎裝，擬向空山踏月。左執鄭生手，右拍老叟肩，掀髯大笑曰：「惜哉老拙，廿年遁世。髀肉復生矣。今夜月明。擬與君等為擊劍之戲。君等皆奇士。懷把利器，鬱鬱蒞茲土，其將有以教下走，而策其駑駘鈍質乎。」按苗王自居之別殿，環山作壁，疊石為城。千年之翠柏青鬆周遭繚繞，大類中古時代之城堡。殿後有草場，種山花萬本，麋鹿游之，豢朱頂鶴。凡千百頭，列為鶴隊，見衣服麗都者，能翩翩起舞。而古木森林之絕頂，時有鷓鴣鳩鳩秦吉了各羽族。呼晴喚雨，點綴世外光陰，過此而南百十步，則為秋獵軒，蓋山崩開闢處之平坡也。叢竹深菁。黃茅白葦。時有猛獸出沒其中，而苗王聽政餘聞，即以此為角獵地點。平居訓練苗卒，凡千百名，皆能爛習弓馬，或操古代兵器有小戎馴鐵風。苗王指揮而進退之，群苗皆用命。每獵必大獲，視熊羆虎豹，蔑如也，此時夜靜更深，用不到起起桓桓諸將卒，苗王乃沿山踏月，夜合花恐其醉倒，輒左右參扶之。叟居中殿後，迤邐以至於秋獵軒。迎面有枋榔樹，高可數十丈，挺然獨樹而無枝，瞥見有夜鳥成群啾啾亂鳴。飛而繞於樹杪，殆聞生人之聲足響，乃驚其枝頭好夢，呀呀作悲啼。苗王笑謂夜合花曰：「義女。奉汝技，其殲之。」夜合花應聲，緋衣袖底，躍出一度長虹光氣，飛向枋榔之樹杪，亦繞樹三匝。須臾，群鳥之死體，接二連三，塌然而下墜。趨而視之，其數為七頭，頭皆斬，如行刑之大群。生與叟皆拍掌，亟贊夜合花之能。俄而有一白影，猝起於峭壁之尖，其狀如雪球之滾亂，苗王口吐一彈丸，亦於峭壁上，逐白影閃閃如流電。彈之所及處，白影亦滾落平原。夜合花趨而拾之，「噫！此非白雁也，蓋小白猿之爬山覓食者也。」彈丸乃中其口，穿咽喉而過，群駭苗王眼界之精能，同時蔚藍天上，明日白晝。忽有徵鴻一隊，從西南孤峰，振翻高翔而至。苗王笑謂生曰：「聞兒輩盛稱先生之技，曠世無雙，甚願一逞所長，以飽眼福。」生亦不遜謝探懷出匕首，伸張如白練，收縮如流星，飛向空中，作游龍蜿蜒之勢。生遙指而疾呼曰：「第二排，第五頭，必中其雁足。」喝聲未完，憂然墮於地。夜合花拍掌曰：「兄真妙技，我乃其磨利眼光以規之，果為第二排第五頭，大雁足折矣。兄乃決預之，竟如探囊取物，此操何神術者。」生笑而和之曰：「然則義妹駢戮群鴉，又操何神術者。」苗王拊其背曰：「技藝雖小道，此不過先生之緒餘。然而英雄生亂世，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，及鋒而試，可見一斑矣。」月影一揚，風聲起於樓杪，淅瀝聯作聲，夜合花駭呼曰：「蛇，飛天之蛇。」諸人皆失色。霎見有黑質青章之蛇，背上有雙翅如蝙蝠然，口吐歧舌，閃閃作火光。滇山多蛇，蛇多異種。有青金蛇，渾身染青金色，毒氣所到。生人以口鼻吸之，可立死。有雄雞蛇，蛇身而雞縮首有雞冠，粥粥如雞呼。聞其聲而誤稱之。犯其名字，此夜入店，彼即跟蹤而至。喙人亦立死，二者甚能飛湊合此飛天之蛇，鼎足而為三。今陡然出現於空中，俄而集於喬松之頂，矯首回顧，似聞人聲，又振翼以作勢。諸人欲走避，叟至此點技癢矣，如幻人弄法然。剎那人間，叟則從靴子裡，拔出短小精悍之竹矢，矢發如飛蝗，一中蛇之工目，一中蛇之下竊，矢有毒，蛇著之，亂擲亂跳，鉤搭於槎樞之上，以首抵樓乾，似用此而小殺其痛苦。須臾，蛇痛愈劇，怒而奮飛，飛向諸人之頂上，噴氣如黃煙。叟更以第三矢射之，橫穿其腹部，逼迫一聲，擲於千尺危崖之下，四分五裂，不復成蛇形。苗王大驚異，謂叟曰：「以竹為矢，傳自上古，但必須彎弓而射之，若徒手奮擲，擲則必中，中則必死，此等絕技，又高出我等萬萬。甚矣大地多異才，今乃集於我家，不可謂盛非事也。」自是生與老叟二人暫往山中，苗王敬禮備至，夜合花又周旋其間，道達雙方情誼，賓主之間，乃如家人骨肉。他日生問夜合花曰：「義妹汝須知吾之入山。為訪義弟而來也，今既來而義弟終不可見，問之伯父，伯父不答。詢之義妹，義妹又不言，使我迷離倘恍如墮五里霧中，義妹之播弄餘，亦已足矣。餘因是而有疑心，豈餘義弟有不測之禍耶？其人已不在世耶。抑厭餘惡餘，誓不與我相見，使我廢然思返耶。餘苟不破此疑團，餘亦將策裝就道，蓋所思不見，空山風雨，舉目皆愁，餘深悔此次之來，僕僕為多事。義妹，汝必告我。況汝非他人，亦當日南京蕭寺，拜師結義之一人。他人欺我，義妹亦何忍欺我者？」言次，淒然下淚，楚楚至可憐。夜合花侍生前。睨生以媚目，出絳巾掩其口。嚶然笑曰：「兄亦知有義妹耶，但我聽兄之言詞，口口聲聲，只道著義弟兩字，而置義妹於無何有之鄉。聞與訪義弟不聞汝訪義妹也。汝不得見弟而悲，汝何常得見弟而喜，豈彼為結義之人，而妹非結義之人耶。夫曰結義則三人皆以義合，如手足然，無所謂輕重也。作意謂光之來此，即不見義弟，而猶見妹慰情聊勝無，亦足殺其累月相思之。苦乃視妹如無物，風塵久別，略無愛惜情，忍哉兄乎？餘亦甚悔南京蕭寺，睚子太不識人，乃與陌路者訂兄妹之誼，繼今兄深心懷念義弟。至於薄命女可憐人方面，當作解除前約何如？」言至此，斂笑貌為感容，珠淚盈盈。墮於芙蓉之嫩臉，伏於幾，嚶嚶泣。生大愧悔，皇然不知所為。私念吾之義妹，其情誼不減於弟弟。而且麗容豔質，美若仙妹，有妹如斯，那得不動人憐愛。然吾何不寄，方寸靈台中，確似輕此而重彼，吾誠不自知其何心。吾過矣，吾過矣。乃輕輕挽其裙，掣其肘，笑口柔聲，一似兒時兄妹勃溪之態度，底聲而謝過曰：「義妹，兄良忍，置義妹不顧。此誠大罪萬死弗足蔽其辜，但願義妹憐而赦之。我今向妹，叩頭伏罪何如？」且言且屈膝，幾幾跪幾於氈氍上。夜合花心靈手敏，耳朵竊聽其言，手腕亟牽其袂，躍然喜。扶以掖之，使不得下跪，撲嗤一笑，遂為兄妹如初，夜合花正色言曰：「妹於兄，初非有不情之責備，亦非有特殊之觀感。但人生無論男女，既以義合，要當以義始，以義終。兄或不置妹於本懷，而妹久已貯兄於心坎，以為悠悠塵世，上無親，下無戚，所相憐相惜者，僅有此結義之兩人其一人亦既見之，確視儂為至親之弱妹。其一人本不得見，而終可見之。乃淡漠相遭，反視依為居間之介使，竊不免自慚影穢，硜硜然為不平之鳴。雖然，儂非胸襟狹隘者，兄或不以妹為妹，妹要當以兄為兄也。何也，儂三人之結義，固師命之，佛詔之，天地日月，上下四旁，皆赫赫鑒臨之也。」生莞然笑曰：「癡哉妹乎，兄何嘗負心，不以妹為妹？但妹固女流，我雖愛妹，但當蘊藏之於中心，胡可揭發之於表面，每怪聖人制體，特設林瓜李嫌疑兩字，以界限我男女之耿耿血誠，幽隱不能自宣，痛苦不能自逮，普天下男子幾多櫻心刺肝，悒悒以至於死。胥於此兩字誤之，男飲恨而死，女莫或知之也。女奮志而亡，男莫或見之也。哀哉，瓜李嫌疑者，殺人之利器也，坑人之深谷也，吾為此故，妹雖為吾妹，究非屬毛離裡。同一父母所生，名為義妹，其中藏一義字即畫有瓜李嫌疑之疆界，吾安能自貢其真誠。若非吾之義弟，落落男兒，性情相契，我心愛之，我口即言之，曾無嫌疑瓜李之可言。此妹所以竊竊致疑，謂我萬句千聲，都掛住義弟於唇邊吻角，誠非冤枉，我敢自承，至謂眷注在彼，而忽略在此，是中益有絕大之關鍵，我不得不剖心瀝血，磊磊落落，為義妹言之，妹思我為何如人。今我且集處順安常，優游鄉井，款洽家庭，與兄弟姊妹輩，講梨棗餽糖之滋味。則友恭之義，自無間於當弟妹，一視同人，而今我其何如乎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烈皇之壞土未乾。韃虜之腥風汎染，遠而兩廣閩浙，近而黔水漠池，流猴而冠者，方將翼猛虎。導長蛇，以噬我神聖相傳之民族，而撥亂反正。胥於吾人之肩膀寄之，試問我單手

獨拳，屢遭縲紲災。幾陷文字獄，我無餘二之手足，以撐持之。其曷克有濟。此我之所重視義弟，而不能不姑置義妹，為國非為家，為公非為私也。」夜合花冷笑曰：「兄真負氣，視男子太高，而視我閩流太薄，男女兩界，固為大化所陶鑄。豈男子能擔負乾坤，而女子獨不能撐持宇宙耶，若然，吾三人當日之結義，為甚而來，吾潭影師之湊合吾三人，又緣何而起，此必有深意存焉。良亦謂妹也不才，或於風塵擾攘中，聊以分一手一足之烈，吾師既不以妹為荏弱。廁之於弟子之班，則吾兄胡竟以妹為駑駘，屏之於同志之外，是果何說者。」生逡巡謝過，深咎自己之失言，最後發為誠懇之容曰：「吾兄妹兩人，經此次吐露衷情。益徵彼此之忠肝義膽，自後吾之敬愛妹，當誓心天地，戮力中原，務令相與有成。庶挽此破碎河山於萬一，雖然，義弟一日不出現，即吾輩一日不能進行。極望勸義弟出來，大家好好相見，妹從餘請，餘當九頓之謝。」夜合花時剛俯首，似感覺其事，而稍縈其念慮者言然。急抬其星星之眼，注視生，不少瞬，既而紅潮暈頰，俯首弄帶，良久不語。生促之曰：「義妹，你未答我，茲事竟何如？」夜合花笑曰：「茲事何者？」曰：「即求見艾弟之事，妹在光明中，我在黑暗裡，吾意義弟之出見與否實操於妹之線索中。如臨幕然，妹推之出場，之彼固不能不出也。」夜合花聞言，色驟變，駁之曰：「是何言彼自彼而我自我，烏能混為一談。吾今簡舉言之曰：爾之義弟，下刻安全無恙。兄來此彼之知，彼安極端愉快，囑我善為招待，勿令少有不安。彼現有山中要事，仗一身，出運動，謀聯絡苗瑤童日同聲響應，但事機密，關此刻未便以真相示人，兄非外人，肝膽至交。還祈格外相諒。有日翩然出見，當負荊請罪，兼把盞痛飲。一敘平生歡也。」生乃無言，此日為始，漸與夜合花意氣相投，訴合想問夜合花愜情癡態。事事向彼撒嬌，生亦曲意就之，如長兄之愛弱妹然。